

湖 文 化 出 版 社
星
宝 砚 奇 情

宝砚奇情

——李玮剧作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PDG

行行重行行

《宝砚奇情》戏剧集序

谢远谋

1982年春，上海市的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上下徘徊着。在华山路上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学生宿舍，没有暖气，比室外还冷。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学子伏案而坐，瑟瑟缩缩地在写他的毕业论文。他，就是李玮。

在别人眼中，他完全是自讨苦吃。

他原本不是编剧。1964年考进广东省肇庆地区话剧团当演员，在钻研角色诞生之余，总沉迷于探析戏剧小舞台与人生大舞台之间博大精深的变异。于是乎鬼使神差，自买纸笔（那时候一个月只有五元零用钱），走上了戏剧编剧这条艰辛的笔耕之路。

他没有文凭。因为欠学校几元钱的书杂费，连毕业证书也不敢回学校领。初中毕业就去了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他种过菜，放过牛，进过作坊磨豆浆制作腐竹，抡过大锤凿山爆石头，扛过仪器测量水库集雨面积。他抬过石，挑过沙，当过“泥水匠”，修过马路，还拿起粉笔当过两个学期的小学代课教师……一年跨几个行业，只是为了吃饭。但是，他从小爱读书。进入话剧团之前，曾经在封开县文化馆当了两年图书管理员，日夕游弋于书海之中，每天手不释卷，自得其乐。

自学最苦，费时耗力且不说，甚而还难于校正偏谬。一点一滴，自然珍重于心。他习惯了，视苦如饴，把心中的点点滴滴注入笔端，写到纸上。厚积薄发的潇洒，往往令那些科班出身的人也不得不服。

凭着演过两出戏的经验，从演员改行搞戏剧创作不久，他编写的独幕话剧、独幕歌剧、曲艺节目就胜出一般。《倒海翻江》、《跃进浪花》、《杨柳春风》……，一出出小戏在历届广东省文艺会演中亮相。在戏剧结构与人物塑造方面显示了较为扎实的功力，受到省、市行家们的关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戏剧创作规定了条条框框，只限于一种模式，“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三突出”的创作技巧，像一条绳索捆绑着剧作家的手脚。他创作的第一部大戏没有成功。第二部、第三部大戏也未能上演。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句话移用于写戏人的作品上演率，也颇为恰当。然而，他笔下能搬上舞台的那些戏，却都在质量上远远超过了数量。

1979年，肇庆地区话剧团上演由他执笔创作的大型话剧《双星喋血》，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连续公演将近180场，创下了该剧团建团以来上演场次的最高纪录。这出戏由于新颖的题材，鲜活的个性，曲折的故事，强烈的悬念，以及对“推理式情节戏”如何塑造典型人物进行的有益探索，还备受各省、市专业艺术团队的欢迎。广西南宁市文工团，湖南省话剧院一团先后搬演，山东、云南、湖北等省、市的10多个剧团，也纷纷来函来电，索取剧本或改编演出。

翌年，他参与执笔创作的大型歌剧《望夫石》，获得广东省1979年专业戏剧创作评选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大型话剧《昨天·今天·明天》，也获得了省有关领导与专家的一致好评。

两年之内连中三元，人生中也属难得。一个从偏远山区走出来，连高中都没念过的“睇牛仔”，决然闯进戏剧创作园地，耕耘几载，有此收获，比起那些半生有梦、一事无成的人来，不啻殊勋，也该知足了。然而他竟嫌苦头吃得不够，还要再趟荆棘。1980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凭初中毕业那点墨水，数载实践那些积累，又决然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在广东的考生当中，他竟成了唯一被学院录取的人，撞开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坐进了戏剧文学

系编剧进修班的课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半途出家的和尚，还得取点真经。”

如果说搞创作，特别是搞戏剧创作自讨苦吃，是出于兴趣的话，那么重返学堂自讨苦吃，则是为了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尽头何处。他只管执执拗拗地走下去，其余的一切又何足道哉！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强忍着寒冷与时常袭来的胃痛，他坚持学完了两年的课程，堂而皇之捧回一张大学专科毕业文凭。而且用“比较”的学习方法，取得了优秀成绩。正如培根所说，“在一切知识当中，关于方法的知识是最重要的一门”。他独辟蹊径，把本行专业与其他姊妹艺术种类、形式进行比较，通过“互借互补”来达到充实、丰富自己的目的，果然得见成效。还未毕业，就应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邀请，在天苍苍野茫茫的科尔沁大草原，发矬新威，执笔创作了大型话剧《一代天骄》，由哲里木盟话剧团排演（公演时易名《怒马图》），在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新剧目巡回观摩评比中获了奖。

肇庆写戏人才济济，但是真正科班出身的剧作家寥寥无几。他从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归来之后，地区文化局求贤若渴，立即把他调到了文化局艺术研究室，委以重任，专职组织与联系全地区戏剧作者进行戏剧创作与理论研究，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

肇庆的戏剧编剧，大都从事粤剧创作。为此，他转向注重戏曲创作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在创办与主编《戏剧新作》一刊的同时，撰写评论文章，编发辅导讲义，孜孜不遗余力。别人都忌“教会徒弟打师傅”，他却乐于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创新的设想馈赠于人。在辅导业余作者李三元创作大型粤剧《财神爷》、《第九任书记》时，他亲自指导构思，有意扶持作者大胆移用一些话剧的表现手法，使剧本在内容与形式上开了新意，连续两届获得了省业余戏剧创作评选的高奖项。

除了倾心辅导，他也身体力行，探索粤剧改革的新路子。有

人嘲他“外行”，他一笑置之，埋头实践。于1986年参与创作了无场次传奇粤剧《宝砚奇情》。剧本所取的意识流，表现主义手法，打破了讲求起、承、转、合，以故事情节为主线的传统戏曲结构方式，在“以情叙事”，借助多种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外化人物内心冲突，以强化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积极的尝试。中国戏曲学院对这个剧本很表赏识，倾力支持。于翌年由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荣增亲自率领导演系进修班师生，专程自首都南下肇庆，执导此剧。剧本经排练上演之后，得到广东省文化厅、剧协广东分会的领导与专家的一致肯定。省内外多家报刊发表了剧本与介绍、评论。于1987年同时获得广东省专业戏剧创作评选剧本奖、广东省地方题材戏剧创作优秀剧本奖。

1987年12月，他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干部局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为二级编剧，成为我市首批获得副高级编剧职称的第一人。此后，他连续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选为理事，受聘为创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话剧院聘请为剧院外约编剧；广东省文艺十大集成领导小组聘请为广东卷编委、贵儿戏分卷领导小组副组长；肇庆地区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聘任为肇庆地区艺术专业人员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时光进入到九十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戏剧园地一度萧条，戏剧创作与演出举步维艰。这时候，他已经年届耳顺，功成名就。又担任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肇庆市委委员、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大可以缓下脚步来，在考察视察，参政议政之余，悠悠然去料理他心爱的花花草草、木石盆景了。谁也料想不到，他竟再三自讨苦吃，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要来几张电视剧本创作的合同书，然后一一分送给作者们，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的又大干一番。于是，连续四个年头，从广东电视台的《万花筒》系列短剧，到广州电视台的《陈医生诊所》系列短剧；从电视连续剧《结拜姐妹》到《沙煲兄弟》，一集一集在电视荧屏上出现。在他的组织与参与下，肇庆的戏剧作者不仅没

有在戏剧萧条中散去，还异军突起，成为广东电视剧创作的一支新军。

莫轻看了此一举措。“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出100多集电视剧，固然是肇庆作者们不小的成绩。他不甘蛰伏，冲开困顿，旨在保存与发展肇庆戏剧创作力量的苦心，才真正值得赞叹。可惜，知道他为此而付出了多少心血的人并不多，至今仍有人讥笑他是自讨苦吃，偏执不化。

他无所谓，依然故我。鬓染霜，又何妨。

他是肇庆市政协五、六、七届委员、常委，积极参政议政，连续三次被评为优秀委员。而他认为收获最多的是，政协组织的考察视察、调查研究，使他有了更多接触领导，接近群众的机会，有了更多体验生活的机会。五百公里大环市公路全线贯通，使他心情振奋。随着体验生活的深入，凭借剧作家观察的敏锐，他感觉到，大环市公路的开通，不仅使我市的投资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从上而下，人的思想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大型话剧《打开山门》的艺术构思日臻成熟，他又躲进小楼，伏案笔耕了……

在他的心目中，虚名与实利都不足为重，唯有剧作家的称谓，最值得珍重爱惜；那条跋涉无尽的艺术长途，最值得走下去，不停步。

一九九九年五月于肇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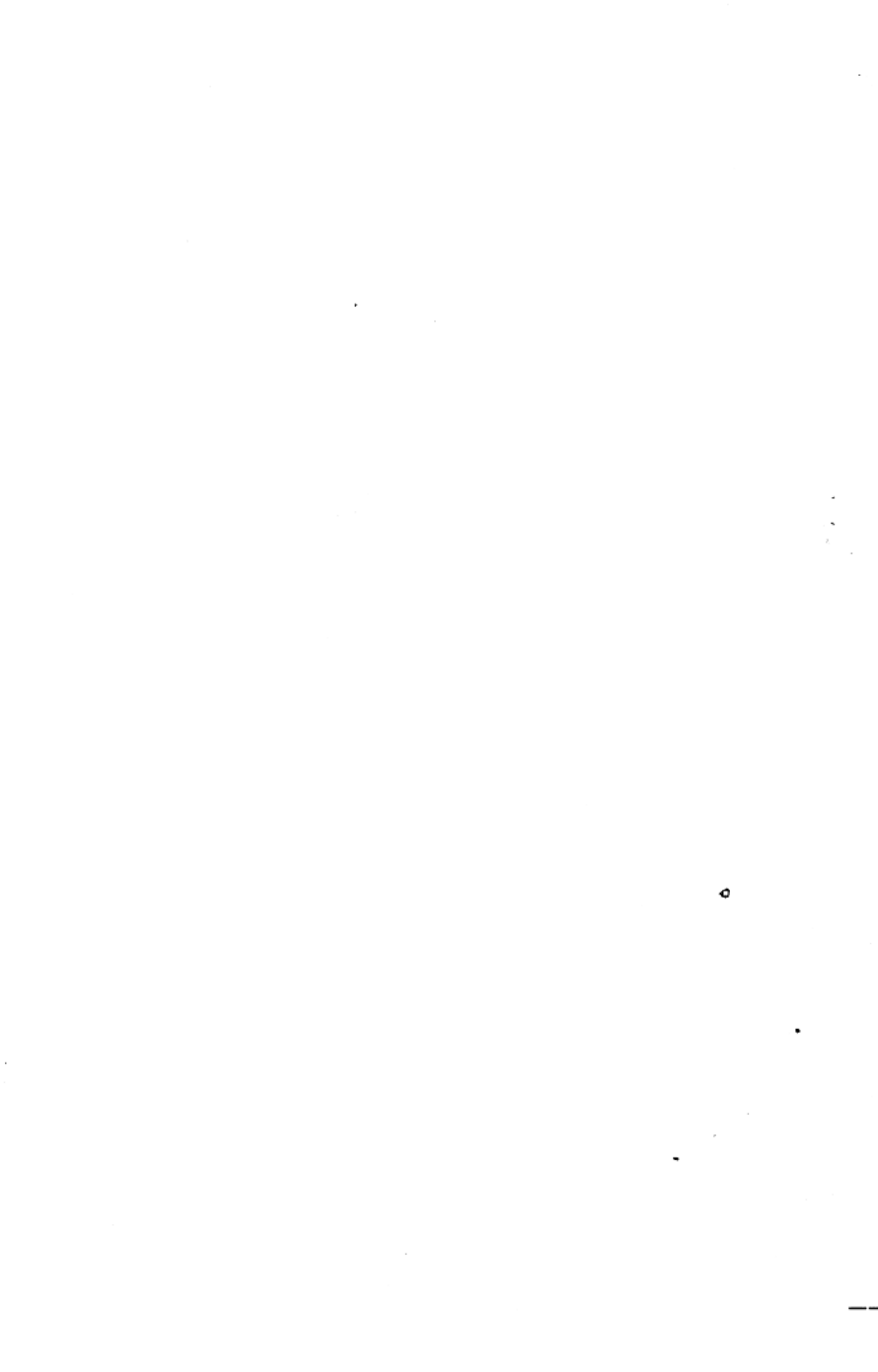
目 录

行行重行行——写李玮 谢远谋

巴索	双星喋血.....	(1)	3
巴索	宝砚奇情	(63)	宝
巴索	昨天·今天·明天.....	(107)	宝
巴索	三骏马.....	(179)	宝
巴索	醒来还是梦.....	(237)	宝
巴索	打开山门.....	(275)	宝
	重视戏曲艺术的最佳功能.....	(324)	
	围寺救寺神来之笔.....	(334)	
	闲话《义激牛皋》.....	(338)	
	《宝砚奇情》作者后记	(344)	
	后记.....	(346)	

大型话剧

双星喋血



人 物 表

(以先后出场为序)

主要人物

苏 蕙	女，台湾花雨歌舞班的歌星
白 兰	女，台湾花雨歌舞班的歌星
老探长	香港某警署侦探长
盛曙平	香港某警署副侦探长
熊大卫	探员，老探长之义子
陈冷月	台湾花雨歌舞班的歌星
美人蕉	女，台湾花雨歌舞班的歌星
皇甫少华	香港著名医生
米莉妮	香港百乐海上夜总会的吧女
阮素娴	皇甫少华之妻
珊 珊	皇甫少华之女
佐佐夫	阿波罗号商船船长
尼采娃	阿波罗号商船商业秘书
导 演	香港丽丽电视台导演
老 板	香港百乐海上夜总会老板

不出场人物

白望洲	台湾省著名学者
秦玉兰	大陆著名医生，白望洲之妻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

序 幕

〔杂乱的市声，疯狂的音乐。〕

〔香港蓬莱旅社女客房。门窗紧闭，窗帘半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透过落地窗映进室内，使室内景物朦胧可辨。

〔急剧的打门声、呼叫声。

苏 蕙 （门外声）白兰，白兰，白兰！……

〔门被撞开，两个旅社招待站在门外，苏蕙进房，开灯。

苏 蕙 （走向卧床）白兰，白兰！（失声尖叫）呀——！（转身狂奔而下）

〔单人床上斜躺着一具身穿白色素花长裙的女尸，女尸胸前遗落一本翻开的影集，一支演出用的道具手枪掉落在床前；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书的旁边有一只盛有饮料的高脚玻璃杯。

〔警车声自远而近，如在人们心上碾过。

〔老探长、盛曙平、熊大卫及两警探上，男警探守着大门，女警探协助工作。

〔旅社招待，台湾花雨歌舞班艺员、各报刊、电台记者相继而上，挤在门外，记者们高举相机拍照。

〔老探长拿起高脚玻璃杯嗅了一下，小心地放下。

〔盛曙平捡起了床前的手枪，仔细地观看。

〔熊大卫轻轻拿起死者胸前的影集，打开的一面是一帧少女半身近照。

〔女警探在拍照。

苏 蕙 （闯进室内）白兰，白兰！（悲泣）

〔女警探将苏蕙拉开。

〔盛曙平拿起床头柜的书翻阅，拿出夹在书内的纸条，看完交给老探长。

老探长 （唸）“白兰，没想到呀，我们从挚爱姐妹，变作了情场仇敌。爱情是自私的，你了解我的个性，我不会眼看着别人夺走我的爱而一声不响。你的心太狠了，我也

只好用狠心来对待你……苏蕙。八月十二日。”苏蕙是谁？

苏 蕙 （哭）呜……（跑下）

丙艺员 就是她。

陈冷月 （叫喊）苏蕙，苏蕙！（追下）

熊大卫 （指追下的陈冷月）他是谁？

甲艺员 陈冷月。

丙艺员 白兰和苏蕙都爱上了他。

〔门外的人在议论。

〔盛曙平观察门闩，女警探走去拍照。

甲记者 老探长，请问这案件的性质是——

老探长 无可奉告。

〔疯狂的音乐。

〔切光，急幕。

第 一 场

〔次日，午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探长室。茶几上有一只精致的玻璃金鱼缸。

〔电子琴奏着一支迷茫的乐曲，幕徐徐开启。

〔甲、乙艺员坐在沙发上，老探长、盛曙平、熊大卫坐在桌旁的转椅上。警探进进出出，送上各种资料。

甲艺员 （一阵沉默之后）各位先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老探长 （看看盛、熊）我想，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乙艺员 （与甲同时站起）那么，我们可以告辞了吧？

老探长 耽搁二位时间了。

两艺员 （同声）没关系，拜拜。（下）

老探长 可以结案了。

熊大卫 （看盛曙平一眼）太仓促了吧，爸爸？

盛曙平 干脆利索，这是老探长的一贯作风。

老探长 (并不否认) 唔。我可以再说一遍，(翻开记录) 死者白兰房门倒锁，窗户紧闭，衣物放置整齐……

〔黑丝绒幕启，白纱幕后灯亮，重现序幕景一角，白兰端酒杯站在床前。

白 兰 (喃喃自语) 爱情是自私的，爱情是自私的……

(喝酒、颓然坐下，放杯) 我的心太狠了？我的心……

老探长 死者头部中弹，射击距离很近，致命的武器是道具手枪。

〔老探长叙述时，纱幕内白兰翻开影集，里边夹着手枪。

白 兰 (拿起手枪，对着影集) 苏蕙，苏蕙，我把他……我把爱情，交还给你了，你，拿去吧……(举起手枪) 冷月，永别了……(看着影集) 苏蕙，你高兴了吧，你……

〔枪响，白兰倒下，姿态如序幕。

老探长 死者倒下姿态自然，没有反抗挣扎痕迹。

〔白兰手上的枪掉落，纱幕内灯灭。

老探长 因为自杀的时候看着影集里苏蕙的近照，所以瞳孔里留下了苏蕙的影像。

〔老探长长按了一下按钮，X光显像机上的胶片显现从白兰瞳孔拍下的苏蕙头像。

老探长 这些，都只能是自杀的依据。

〔盛曙平拿起桌上的报纸翻阅。

盛曙平 (唸) “三角恋爱，桃色悲剧，台湾名歌星白兰自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晨报发了头条新闻。(抛起一块巧克力，张开嘴接住) 可是老探长，难道你不觉得这案件结束得太顺利了吗？

老探长 (愠怒但不失持重) 我根据的是事实，以及我积累的经验。盛曙平先生，重视一个证据，鄙弃百句空话，这是我的格言。

熊大卫 不，爸爸。美国杰出的思想家 Jamei Russell Lawell（洛威尔）说：“真知灼见，首先来自多思多疑”。副探长，运用你的逻辑演绎法，谈谈你的高见吧。

盛曙平 说不上高见。根据蛛丝马迹进行逻辑推理，我认为白兰是被人谋杀的。

老探长 那么，凶手是谁呢？

盛曙平 请听我从头说起。（拿起红色电话）第三资料室，我需要白兰案件的房门胶片和手枪鉴定。

回话器 好的，请您稍等。

盛曙平 白兰和苏蕙原是一对好朋友，她们又先后爱上一个陈冷月。这个事实，苏蕙给白兰的恐吓信上写得很清楚，用不着我多解释了，苏蕙恨白兰挖她的墙脚，起了杀心。

老探长 蓄意谋杀，就不会写恐吓信，写了恐吓信，行凶后也会毁灭掉，凶手竟然将罪证留下给你，不是太愚蠢了吗？

盛曙平 不是愚蠢，而是大意。

熊大卫 有道理，他们是八月十三日乘飞机到香港的，而恐吓信是八月十二日交给白兰的，苏蕙没想到白兰把信带来了。

盛曙平 到了香港，可能又有一次激化，这才促使苏蕙动手。

老探长 副探长，我不喜欢“可能”。

盛曙平 很遗憾，这是推理。

〔女警探送资料上，美人蕉随上。〕

女警探 这是您要的资料。

盛曙平 谢谢。

女警探 这位小姐要求会见。

美人蕉 （夸张地）啊，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台湾花雨歌舞班歌星，美、人、蕉。

盛曙平 美人蕉？

美人蕉 对对。（比划着）美人蕉就是那个，那个……

熊大卫 明白了，明白了，和紫罗兰一样，也算是一朵花。你们花雨歌舞班都是花。白兰是花，苏蕙是花，还有你，美人蕉小姐也是花。对吗？

美人蕉 对极了，对极了。

老探长 请坐吧，美人蕉小姐。可惜呀，那朵白兰花还没盛开，就凋谢了。

美人蕉 （坐下）谢谢。（唏嘘地）是呀，是呀，白兰还是最红的歌星呢。（又活跃起来）歌星懂吗？这是我们台湾的特产，女性三星牌之一。

熊大卫 这倒要请教了。美人蕉小姐。

美人蕉 女性三星牌吗？嘻嘻，就是舞星，歌星，电影明星。伦敦、纽约也没有我们台湾多，可以名列世界之最了……

老探长 （摇头）可叹，可悲。

美人蕉 你说什么？

盛曙平 老探长问您，找我们有何要事？

美人蕉 哎呀，您不问我倒忘了，我是为白兰的事来的，我见了……

熊大卫 （十分注意）你见了谁？

盛曙平 （几乎同时）你见了谁？

美人蕉 （叫起来）哎哟哟，你们一打岔我就乱了，今天是几号？

熊大卫 十六号，小姐。昨天是十五号，前天是十四……

美人蕉 对对，就是十四号，十四号，我看见陈冷月拉白兰到滨海游泳场……

盛曙平 于是，你就告诉了苏蕙，对吗？

美人蕉 你是怎么知道的？！

盛曙平 根据逻辑推理，小姐，因为你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美人蕉 对极了。我还拉苏蕙跟着去了。

熊大卫 她们吵了起来？
美人蕉 错了，阁下。苏蕙拉我就跑，哎呀，我的手差点给她拉断了！
盛曙平 她没有跟你说话？
美人蕉 有的，有的。哼，等着瞧吧——苏蕙恨恨地说——我身上流的是高山族人的血！
盛曙平 高山族……？
老探长 小姐，你还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的吗？
美人蕉 没有了，没……（看表）哎哟，我要赶回去排戏了！（一阵风似的卷出门去，很快又走回来）拜拜！（下）
盛曙平 真是幸运得很，老探长，你不喜欢的可能，美人蕉小姐已经替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且，还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苏蕙是高山族人……
熊大卫 高山族人的血，大概也不会比普通人热一些吧？
老探长 这个我了解。台湾高山族性格刚直，爱憎分明，一分钟之前，他认为你是朋友，热烈地拥抱你；一分钟之后，发觉你是敌人，马上刀枪相向。
盛曙平 一点也不错。仇恨的火焰在苏蕙的心里燃烧起来，就再也无法扑灭了。于是，她用了一天时间作好谋杀的准备，那就是昨天，八月十五日，到了晚上……
〔纱幕内灯亮。重现序幕景一角，白兰往杯里倒白兰地，又掺了点苏打水。〕
盛曙平 白兰从街上回来不久苏蕙就进来了……
〔纱幕内，苏蕙推门进入白兰房中。〕
白 兰 （意想不到）你……
苏 蕙 （笑容可掬）是我，小白兰，还生我的气吗？（看见翻开的影集）哟，一定是指着我的照片骂我呢！
白 兰 （分辩）不，不，苏蕙，我没有，没有骂你，真的！我心里也很难过……

苏 蕙 （感叹）是呀，白兰，谁能不难过呢，其荳之怨，何日了了。我们是挚爱姐妹呀！

白 兰 可是我……我爱他呀！

苏 蕙 我知道。白兰，我知道爱情在我们女子的心里占了多大的份量。正因为这样，我才演了个可叹可悲的角色……

白 兰 苏蕙，你，你恨我吗？

苏 蕙 （定定地看着白兰，慢慢地摇摇头）不，我恨我自己。

白 兰 你？

苏 蕙 陈冷月既然爱你，就不会爱我，我不应该妨碍你们……

白 兰 （惊喜）你——蕙，你真好！

苏 蕙 好？你不怪我吗？

白 兰 不！（倚到床上，看着影集）蕙，你真美！

苏 蕙 是吗……（慢慢掏枪）

白 兰 是的，冷月也这么说。（注视影集）今天我才发现，你的内心和你的外表一样美。

苏 蕙 （悄悄拿枪指向白兰）你过誉了。（咬牙）冷月他……（开枪）是我的！

〔枪响，白兰倒下，姿态如序幕。

盛曙平 苏蕙戴着手套，没有在枪上留下指纹，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相。但是，她在道具枪上安上消音器，却使她露出了马脚。

〔纱幕内，苏蕙弃枪奔走，至门口停步。她定了定神，走回床前，仓促取下消音器，又拉死者的手握一下手枪，然后将枪放回死者脚边，走出门外，倒锁门闩，小心退下。纱幕内灯灭。

盛曙平 （递鉴定表给老探长）请看，这是消音器在道具手枪上留下的痕迹。（把胶片夹到X光显像机上）她在门闩上放上一颗冰块，让房门自动倒扣……